



丹録總銘

七之九

イ	5
368	
3	

計七二本



4 5
門 曾
號 368
卷 3



丹鉛總錄卷之七

冠服類

纂羅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纂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

明治三十九年
十月二十日
購本



丹鉛總錄冠服類

卷七

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袿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即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繁欽弭愁賦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須垂的丹輝拂紅皆指此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額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駁龍紫鹿文的躡魚並是馬名也又烏脰亦曰的

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字一作黝博雅云龍須謂之黝婦人面飾亦曰龍黝蓋以龍女况之又曰星的陸雲詩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鋒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微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標讀者多不知紫標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繪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

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擗外官絳擗蓋戰裙之絡繫也
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褚絹使魏元曰
作詩白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卽指此也擗音標
集韻又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
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
着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
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
字或作裕

菩薩鬢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
瓔珞之飾曰菩薩鬢曲名取此
唐書呂元濟上書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
脫舞卽此際之事也

偏髻髻

北齊後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髻髻注云髻所交切
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目
而頂心長髮繞爲臥髻宋詞所謂鬢偏荷葉也今

世猶有之。髻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贊寧不識而強以為髻字之省非也。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襪，蓋東晉南朝之人，痾不特服妖而已。王儉作解散髻，斜擗簪亦服妖。

鶉鳩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鶉衣。聽女教則服鶉衣。音歸寧則服翽衣。音秩鶉鳩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朱腕繩

王苻潛夫論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絲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雪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狄香

張衡同聲歌：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鞋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狄香為秋香，太謬。吳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

薄借

周禮玉璫注璫讀如薄借綦之之綦綦結也皮弁之
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
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
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
一軍持

古裝袿卷軸引首後以綾帖褚曰顰有樓臺錦顰毬
路錦顰蠲紙顰檮蒲錦顰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
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擬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羣妾以次
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

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曰
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
鮮玄的點絳漢律舛變亦謂月事也

倦遊錄述流蘇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黃公詔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幟皆
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
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錮節鼓鄭玄注云後
世合官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幃帳
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珍寶類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嫫女船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度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璧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蔡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鈔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六情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

享太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蓋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在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一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王用父作彫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戣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子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

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見
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
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博聞錄宋代官燭
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
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
也

磨銖

南宋孔顛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
取銖銖音裕五音譜磨礮漸銷曰銖今俗謂磨光曰
磨銖是也往年中官問於外庭曰牙牌磨銖字何如
寫予舉此荅之

銀鶻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
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韃靼亦然
元樂府有玉兔鶻牢拴懷揣着帝宣是其證也鶻有
兔鶻鴉鶻故云云今雲南邊夷有兵馬聲息文書上
插雞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則示火急之意

玉璽考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或秘書丞楊桓辯其爲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謀卽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卽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旣有二則必有一贗矣是以今日旣曰與瑋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旣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宋寧宗獻若果贗而酷肖則宋徽宗正銜名受欺者又何疑

其檢無螭角無缺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卽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或楊桓又何由得之焉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卽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或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或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

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爲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北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

既壽永昌○右二說不同

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廷
照獻傳國璽于遼遼王訝其非真

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勵地得玉璽蔡
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
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
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
人媚上不憚誣天而况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
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
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與
長弊源卽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
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義取
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音律類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音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下據
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

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奈奈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

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曰才傳皆有尺八事又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欄一吐已覺空喉

丹鉛總錄卷之七終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

錢塘後學陳愷亦庭校

物用類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

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修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爲絕品。不知何時降爲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觀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鈞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

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鷺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援枉豐條舞扶踈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茂蒙踊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漸靡使□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如此文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

駟帝下切駟屏也
四面屏蔽婦人所
乘車也

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輪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駟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騎是兩邊植木較橫騎上騎兩而較一說文車騎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

班蘭耳闔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輪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軾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簋簋豆鋪

博古圖簋簋豆鋪同為一類簋盛加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

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簾，但簾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菘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幃，三齊菘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菘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菘字。

銀蒜

歐陽六一做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芟紙

謝康樂山居賦剥芟巖椒自注言芟皮可以為紙顧文薦負暄雜錄云扶桑國出芟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

鍾鼓之拊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柶縱者虞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鍍瓊

鍍音減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鍍也西京賦金鍍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鍍玉瓊詩云鈎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瓊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鍍銀事件當用此鍍字或作鏤非佛經咒有莎但鍍婦飾曰瓊嵌

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碁鶚

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分敵心駭惶迫兼碁鶚兮頗棄其裝鶚音義與岳同碁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鳳船

博雅船縮舟也船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船

鳳盃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饗鼎之於鳳盃器名見博古

圖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

方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

恠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瑄，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盪櫛

郭知立朱箋集顏序銀鈎創開亥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盪如周禮篋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洗蠶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

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丁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杖酋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稷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又東昏侯紀馬被銀蓮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寄生不知為何物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

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
之形卽象二器

積竹

周禮注笈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饋也毛詩
竹秘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
說文注曰積竹爲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
卽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
鹿乘石鄭司農注云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
之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爲然王行洗乘石致其
潔也淮南子之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
石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襄衣而更妍
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鈞金束矢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
今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爲周公之
法朱文公乃誤信之取其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
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絲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盃字解

盃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味之義耳言其器則口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盃及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斂則爲盃白水以澡則爲盥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又穎氏頓氏一鏡銘曰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水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子孫具備屬中央常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始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辟如字缺衆樂典祀壽比金方西王母又一鏡銘

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保子母又
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夷服多保國家人民息
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
吉後世樂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曹璽狀文
篆特異并附見之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
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
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
於階石上踰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

制猶存也

扁舟本作編舟

或閩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天淵池
新製編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
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徐雲虔使於
南詔南詔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
文及綱目集覽皆不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
章孝規嘗為路魯瞻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

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略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帝之御宇戰室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峻雉啟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

物制巧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為博引亦不載其事常禹錫此記徧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為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為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為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躐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罽繡褱金題

押頭也。玉躡軸心也。罽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罽，有毳路錦罽，有樓臺錦罽，有樗蒲錦罽，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搨其覆首，曰標。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袞，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王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麪

北史楊愔傳：以方麪障面，讀者不解方麪爲何語。按說文作箒，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爲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麪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孟光舉案

中丞劉東阜遠夫與予遊浣溪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穎云：案，古碗字也。青玉盃也。南京人謂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碗。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阜深爲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白案，卓舉亦不難。但梁鴻必須踴躍而食矣。時謝狷齊侍御、王玉壘、楊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阜奄遊，追憶。

昔遊爲書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卮雖赤瓊碧璫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踞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白其跗觸崖若路○二子之姓名人罕知况見其書乎馬摠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變也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秦子名菁見庚仲容手抄

簪導與餘錄一條相出入

簪導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繫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櫟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爲玳瑁簪班固與弟書云今遣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使貢皇太子通天犀導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准是唯升用白牙笄導焉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象經

世傳象棋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

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旃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為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頸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私磬

權磬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磬出晉汾州坊州綠磬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馱錢陳

止齋曰私礬之禁為契丹此漢設也本朝不設礬官亦無礬禁大明律私礬一條當時修者失于刪除耳

朱子立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櫃謂之牝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牝可見立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様底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

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為箋用木為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羣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為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為之策簡也以竹為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

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
 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
 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
 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
 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
 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
 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李太白集有桃竹
 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
 竿也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擷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
 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輓釣魚車又
 云翩翾蠻榼薰晴浦轂輓魚車響釣船是其事也宋
 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罟獲陷窞

罟獲以罟爲獲而掛之陷窞爲窞如井以陷罟獲以
 扁窞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窞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
 也

車屐

子夏易傳曰輾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

兔以繩縛于軸故車下縛曰馱

荀綽兗州記曰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弦出入乘四望車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孔穎達曰鹽與蠱字異義同左傳皿蟲為蠱是尔不

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沽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沽楛皆同鹽義

古墨惟以松烟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毛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瑄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

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烟膠成卽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爲四畧餘圓爲四庇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

此亦見其槩矣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師開事見晏子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爲上雅壽雅酒闔也魏文帝典論荆州收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卽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

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妖，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璠而珧秘，諸侯盪璠而璆秘，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釋詩也。

丹鉛總錄卷之八終

丹鉛總錄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收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王爲一元未有一王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王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帥師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

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于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稚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棗昏

宋人書啟自敘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云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有瀛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蔭八裔，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漁暨樵，邈矣其貌，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餉，折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泔，不足充餽。海人俛麋，山客膠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余醉中題漁樵問對圖，湧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

語

橘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宋陳郁藏一話腴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主翁省察是奴僕非專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但有緩急之別如程子所云志為元帥氣為卒徒豈專持志而暴氣哉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則端揆以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珍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菴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風助麝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

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畫香空齋蕭寒
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
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瘴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隱鄭玄曰地隱若瘴蠱賈
公彥云瘴即瘴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國語宵靜女
德以仗蠱慝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
為陶淵明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
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
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
深厚其音沉濁而譌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
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
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
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
具論其謬又曰兄當為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
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李季

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
 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
 呼此為知音矣又曰焉字烏名或云語詞洪要用字
 苑始分其別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愆反音於焉
 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反是也若送句及助
 辭當音矣愆反音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記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甘寢如後人之臥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
 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櫛柄

張無垢云櫛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
 法使殊途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
 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
 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私根為指節以蹲鴟
 問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
 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潤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
 奇兵潤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
 也生其五峰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

釋丁可切垂下也

丹若總錄人事類

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爲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將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士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

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

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
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
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
力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
之海簾諺所謂戽水插秧乘船割稻者也若原隰平
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

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
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霸歸
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
人之嗥說文禮祝曰嗥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晦菴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
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詬東
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
氏吁可恠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
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荆公釋魂九原

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噬臍於地下乎。

儒梟

後漢書董仲綬智爲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竝立。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

新法之行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

也○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冉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紺冰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子伯愬錄 人事類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
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
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
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
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有相知
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
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
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
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
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
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
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
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
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
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
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
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也夫其
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

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傯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爲君。臯益爲臣。有使民盼盼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

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宋代州縣之臣乎。議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爲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玖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
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

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
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
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答茂驅
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
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
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
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

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祗辱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吳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

問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韓文公汴州亂白樂天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官在鹽直曰我不同

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叔

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

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

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雅

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
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鳥鶴贈答詩序
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
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

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
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
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
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
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齊民要術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十數種傳于今
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略載其一二
如劉鳥更切開荒田法葉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
意鏽林木大者劉殺之耕秋構故項切樓以爲良下蟲

胡濫切瓜蟲也笨奔去聲無方九切無引食無經餽飽食亦不餽臍臍感切醇起麴也管音管餽音管糲音糲糲音糲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

敗基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晉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温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基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替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